



LION BOY

# 狮子男孩

[英] 祖祖·科德 著  
Zizou Corder

段晓楣 苗华建 译



*The* 失踪

*Missing*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L I O N   B O Y  
狮子男孩

[英] 祖祖·科德 著  
Zizou Corder

段晓楣 译

失 踪  
*The Missing*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狮子男孩 / (英) 科德 (Corder, Z.) 著; 段晓楣, 苗华建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6.8

ISBN 7-80225-050-1

I. 狮... II. ①科...②段... ③苗... III. 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41968 号

## 狮子男孩

[英] 祖祖·科德 (Zizou Corder) / 著

段晓楣, 苗华建 / 译

责任编辑: 丁纪红

责任印制: 韦 规

封面设计: 颜 禾

**The Lion Boy Trilogy**

By Zizou Corder

Volume 1: Copyright © 2003 by Zizou Corder

Volume 2: Copyright © 2004 by Zizou Corder

Volume 3: Copyright © 2006 by Zizou Corder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ouis Young & Isabel Adomakoh Young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6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1-2005-5607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1-2005-5608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1-2005-2714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

邮政信箱: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销售热线: 010-65512133

E - mail: [newstar\\_publisher@163.com](mailto:newstar_publisher@163.com)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290 1/32

字 数: 522 千字

印 张: 28.375

版 次: 2006 年 8 月第一版 200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定 价: 68.00 元 (共三册)



### 祖祖·科德（ZIZOU CORDER）

是一对母女（女儿还是青少年）的笔名，妈妈露意莎·杨（Louisa Young）；女儿伊莎贝尔·阿杜曼卡·杨（Isabel Adomakoh Young），两个人的名字都太长了，就合用了这个笔名。“祖祖”是伊莎贝尔养的蜥蜴的名字。

露意莎·杨曾经担任几年的自由新闻工作者，帮报纸、汽车杂志与女性杂志撰稿。她曾就读于剑桥三一学院（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）历史系，当过街头艺人、女侍者、歌手等。她写过五本成人书，《狮子男孩》是她与女儿共同完成的著作，也是她的第一本儿童小说。



九月一个星期六下午，查理的妈妈站在后院的梯子上，正在整理那些爬到半墙高的植物。查理不知道妈妈在做什么，也不感兴趣。他喜欢这个院子，花儿散发出好闻的蜜柠檬香味，巨大的圣诞树伸到了后墙外，绿色、紫色的果实在枝叶间银光闪闪。到了仲冬季节，他会摘下果实到市场上去卖。他喜欢爬树和攀登后面的废墟，还喜欢跑到河边，和生活在那里的猫咪聊天。但他一点儿也不关心妈妈在梯子上做什么，直到他听见一声尖叫和梯子落地的撞击声，紧接着是妈妈嘴里吐出的一个脏字儿。他赶忙跑过去看。

梯子倒在地上，妈妈趴在梯子上，身上缠着那些散发出蜜柠



檬香味的藤蔓。她的红发披散着，脸色像冰块一样惨白。

“笨蛋，笨蛋。”她咕哝着。

“你不是的，”查理把手伸给她，她拽着站起身，疼得龇牙咧嘴。“如果你是笨蛋就不可能当教授了。”

“聪明人也会做蠢事。”她说，“让我进屋去吧。”

她一瘸一拐地进了屋，查理提心吊胆地跟在后面。其实他也用不着担心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他父亲，妈妈是最强壮、最聪明、最勇敢的人了。当然，前提是有人能在她跌倒前，扶住倒下的梯子。

“哦，哦，哦……”她呻吟着，查理已经递给她搽外伤用的山金车花酊剂，还有一块巧克力和一小瓶闻起来很舒服的药水，那是她在实验室里用白兰地和冬青草调制，用来压惊的。

“最好看一看。”她说，小心地脱下长马裤——她的户外工作服。

“哦。”他们俩异口同声地叫起来。看见妈妈小腿上青紫的肿块，伤口裸露着红红的肉，查理连忙拿过一块干净的纸巾，妈妈轻轻地盖在伤口上。

“请拿些止血药给我，27号，红色的，在架子上。”妈妈把实验室的钥匙交给他。查理笑了，要知道实验室是按照政府，也就是帝国的严格指示上锁的。因为他的妈妈——玛格达伦·斯塔克教授、哲学博士、医药学博士、音乐大师、填字大王、试飞员……的工作非常重要，不允许其他人知道，当然除了查理的父亲——艾尼巴·艾山迪，他是加纳阿克拉大学（现在仅次于伦



敦大学)的植物学家和热带学博士,艾肯部族学会主席,国际狮子会会员。他知道那儿的一切,因为他们在一起工作。查理的父亲对西非丛林中的植物了如指掌:包括它们的栽培之法和取用之道。

父亲常说,“你妈妈和我用不同的方法去认识同一事物,这可是绝配。”

查理有点得意,这些日子以来,他经常被允许做一些新鲜的事情,这意味着父母亲终于意识到他长大了。去年圣诞节他被允许独自一人守摊位,卖那些熟透了的果子;放学回家时他可以去喷水池边闲逛,喝果汁,踢足球或者和别的大男孩一起玩一种非洲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游戏。而现在,他又被派去母亲的实验室拿药水。这感觉真好,他简直有些飘飘然了。

“药就在门边的架子上。”妈妈微笑着说。

查理以前也去过实验室。当他还是个婴儿时,他们家从非洲搬到伦敦,然后又迁到这儿。他实际上就生活在这个实验室里:当妈妈在电脑屏幕和酒精灯之间来回奔忙,搅拌并嗅闻着什么东西的时候,他就被搁在那儿——一条灯笼裤里,裤子被挂在一个带滑轮的架子上。他可以踮动小脚,划动胳膊,有一次他消失在桌子底下不见了,妈妈怎么也找不到他。哦,他喜欢那条裤子,挂在带滑轮的架子上的灯笼裤……

他也喜欢实验室。它就在后院,是一个独立的小棚屋,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一打开门,就有一股味道飘散出来:介于烘蛋糕和旧书所发出的两种气味之间,还夹杂着那种庙里特有的

甜腻的浓香。在这一切的掩盖之下，是那种严谨、冰冷的气氛。实验室看上去已经破旧，墙壁是很旧的暗色抛光木板。墙上挂着一个架子，放着各种草本植物标本，下面是一个笨重的老式木头桌子，桌上放着一个大号的地球仪。长凳左边是锃亮的钢和玻璃的组合橱柜、监视屏幕和最现代化的精密仪器。沿着后墙是一层一层的搁板，上面堆满了书：有古代羊皮包装的大部头书，有鲜艳的纸封面的书，还有挺刮的硬布面的书；羊皮纸文稿平放着，卷得紧紧的卷轴叠放得整整齐齐；还有CD、DVD和储存了各种资料的光盘；还有一些很老很老的黑色塑胶唱片，摆放在一个带着大弯喇叭的机器上面。查理认为：世界上所有的知识，不论是过去的，还是现在的，都存储在妈妈的实验室里。你在外面找不到的，都可以在这里发现。

门边有一排高高的，普普通通的木头架子，每一层搁板上都放着光亮的、五颜六色的小玻璃瓶，如果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那不是玻璃的颜色，而是瓶中液体的色彩。它们按照彩虹的色系排列：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。查理伸长了脖子，从左首顶部的那个角落开始，沿着架子，仔细地找那瓶27号红色的药剂。它就在那儿：血红色的，非常黏稠。他伸手拿到了瓶子，最后留恋地扫了实验室一眼，回到厨房，妈妈正在等着。

“谢谢你，宝贝。”她打开瓶子，刚想在仍旧淌血的伤口上滴药水，又犹豫了。

“给我纸和笔。”她突然说。

查理拿来了日常用的那枝结实的螺旋形玻璃笔，绿墨水和一





个小信封。

“要正式一点的纸。”她说。查理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厚厚的干净羊皮纸。

妈妈抬了一下身子，更多的血从伤口里冒出来。她不去管它，反而把腿跷到厨房的桌子上，好像是在跳芭蕾或是做瑜伽。羊皮纸摊在厨房的桌上，妈妈看也不看绿墨水，她拿起那枝威尼斯笔，小心地蘸着从伤口里流出来的血。

查理瞪大了眼睛。

“别担心，”她对他说，“我只是想到一件早已想做的事。”

查理目不转睛地看着。

妈妈开始写。尖尖的笔头戳进她深深的伤口，那么多的血足以让她写完一段优雅的文字，再签上名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他问道，觉得有些不舒服。

“你很快就会知道的。”妈妈轻轻地拍打着羊皮纸，看着鲜红色的血变成淡棕色。它看上去像一篇魔术字；一种古代的咒语；一道法令，出自于很久以前死去的国王或王后之手。

“我把它放在这儿。”她拿起羊皮纸，卷起来，迅速地扎上，放在她和艾尼巴在威尼斯度蜜月时拍的照片后面，那张照片放在她的衣橱最上格。“查理，”她停下来，看着他，蓝色的眼睛清澈而又坚定，“你无论走到哪里都必须带着它。”

突然，查理觉得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：妈妈不是叫他拿着去洗澡间，也不是要他带着去上床，她的话里有更重大、更要紧的含义，那意味着他已长大成人。有些时候，查理觉得他周围的成



年人生活在另一个层次，他们的谈话内容和孩子们无关，他们也从不在他面前讨论。以前，他还不在乎这件事，他读自己的书，趁大人们不注意时偷吃几块饼干。但是就在最近，他发现：当他上床以后，还能听到楼下有激烈的谈话、许多压低声音的电话；大人们眉头紧锁。从妈妈的眼神里，他感觉到：那封神秘的血书一定和这些事有关。

就在这时，一阵很大的响动，预示爸爸回家了。一首加纳的关于晚餐的歌传来，“美味的玛目那鱼加上辣辣的汤汤……”只要他不干别的就一定会自娱自唱，大老远就能听见他从街上溜达过来。然后他坚定的脚步跨过院子，一大串钥匙响个不停，这一次他又没有注意到门没有上锁。“三、二、一。”查理默数着，

## Aneba's Song

(艾尼巴之歌)

Trad.

TU - WE TU - WE, MA - MU - NA TU - WE TU - WE,  
 TU - WE TU - WE, MA - MU - NA TU - WE TU - WE,  
 A - BO - SOM DAE A - MA DA - WA DA - WA TU - WE TU - WE,  
 A - BO - SOM DAE A - MA DA - WA DA - WA TU - WE TU - WE,  
 HEI MA - MU - NA TU - WE TU - WE



“发射。”他的时间掐得准极了。爸爸大嗓门地喊着，“哈罗！哈罗！我的家人在哪里？”

谁都知道，查理的爸爸是个大个子，不仅仅个儿高，而且魁伟。当然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巨人，但查理认为他可能有巨人的血统。这就使得查理有时候担心，因为如果爸爸有巨人血统，他也会有，那么情况就和“你现在个头不小，将来会像爸爸一样英俊高大”的说法全然不是一回事了。查理为自己棕色的皮肤而骄傲——他说黑的像爸爸，白的像妈妈——但他不能确定自己也想当个巨人。

有一次在博物馆，查理看到一个带着胸铠的古代希腊青铜骑士，他的肌肉，甚至肚子上的扣子都是用青铜制作的。他就像查理的爸爸，即使脱去衬衫，还像戴着盔甲。爸爸有着粗壮的手臂，上面凸出的血管就像地图上的河流；他还有着结实的腿；肩膀宽得就像一个小草棚；他的脖子像棵树；当他面带微笑，笔直地走过来时，每个人都会让道，等他走过去后又掉转头看他。当他隐去了眼中的笑意，嘴巴严厉地抿紧时，他是最可怕的人。然而，当他绽开笑容，露出雪白的牙齿，眼睛弯弯的，脸颊像个红苹果，这时的他就像个幸福之神。

“我们在厨房里。”妈妈叫他。

“她受伤了。”查理喊着。

“没有。”妈妈说着，终于把止血药滴在了伤口上。那晚是甜蜜的，妈妈躺着讲笑话，爸爸在厨房做菜，查理看《辛普森一



家》直到很晚，因为是星期天，他没有功课。他完全忘了那张羊皮血书，以后也没有再想起，直到半年后，他回家发现父母失踪了。





查理跟着吉罗米兄弟学习阿拉伯语、拉丁文、数学、音乐、人类飞行史，他对不得不学这么多东西感到头疼。妈妈说，他单独跟家庭教师学，可以掌握更多知识，这是毋庸置疑的，但是有些时候，他真想在课间捣捣乱，就像他读过的那些故事书中所说的。可他一个人怎么做呢？所以那天课后他跑到喷水池边，去跟学校里的孩子们踢一会儿足球。斯蒂夫·乌斯沃司也许会在那里，或者是鲁鲁和乡巴佬杰克，或者是贝克和祖·洛克哈特。

这些孩子都不在，倒是拉斐·萨德勒正在那儿，斜靠着一棵树。他点头招呼那些比他小的孩子，并且低声跟他们说话。拉斐当然不是小学生，他年龄大到已经不能再被叫做孩子，但他也不

能算是真正的成人。大家都认识拉斐，他又高又帅，一头黑发剃得很时髦，棕色的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你，浓密的睫毛就像女孩子，当然，没有人会那么说。他穿一件长长的皮夹克，留着滑稽的淡淡的小胡子，剃得有模有样。他还没有到留胡子的年龄，胡子也不怎么好看。他总是带着钱，大人们有时会怀疑，他的钱是从哪儿弄来的。

今天拉斐不惜浪费几分钟去和孩子们踢足球。他随便踢了几脚，大家都给他让路，没人拦阻他，当然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壮。不一会儿，他回来斜靠在汽车上和人闲聊。查理有点儿希望拉斐会叫他过去，但拉斐根本没有注意到他。

孩子们玩熟了，都跑到小贩那里去买果汁。白色的木头推车上，高高地堆满了红色的樱桃和罐装的甘蔗汁。他们从高高的玻璃杯里喝着起泡的冰凉果汁。一个“拉斐帮”的男孩递给拉斐一杯，他却碰也没碰，反而晃到查理眼前。

“发型很不错。”拉斐说。查理的妈妈前一天刚给他理过发。这一次她剪的式样是两条肚皮相连的鳄鱼：两条鳄鱼都有头有尾和四肢，它们摆成X形，X的中间是两条鱼共有的肚皮，这是加纳艾丁卡的标志。它的含义是：虽然我们用不同的嘴来吃，但我们只有一个肚皮。

“谢谢。”查理惊奇地说。拉斐从不和他来往。查理的母母亲认识他的母亲玛莎。查理仅仅知道他跟他的母亲住，几年前就离开了学校，而且还惹了麻烦。查理知道拉斐不是那类可以聊得来的人。他了解的也就这些了。



查理实在想不出什么有趣的话题可说，只好微笑着点点头。拉斐踱着步走开去，然后查理也尴尬地回家了。

太阳西下，查理朝家里走去，他能闻见黄昏河面上升起的清凉的湿气，混杂着煮晚餐时木柴和大蒜的气味。转到他住的那条街道，各家庭院里的树上都开满了硕大的花朵。他猜想着晚餐会吃些什么，他希望还有早上吃剩的樱桃——想到樱桃下市他就不快活，还好，不久院子里就会满是成熟的草莓，所以生活还得朝前看，而且谁知道呢，可能会有装满水果的船只从南方来。当他走近家门时，他回味着过去的日子——一年四季可以吃到不同的水果，是用飞机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运来的……算了，现在能吃吃樱桃也不错了。

走到前院，查理发现门是关着的。屋里没有灯光，也没有好闻的味道飘出来。他敲敲门，没有响动，透过窗户，在幽暗的光线中什么也看不清，他能感觉到，那里没有一点动静，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。

查理绕到后院，后门关着，没有灯光。他敲敲门，也没有回应。他转到墙边，如果附近有猫，他至少可以问问他们，是否看见什么人。突然，他看到了让他揪心的景象：妈妈实验室的门开着，不是没有锁上，而是敞开着。

他瞪着眼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走过去，向里张望，如果有不相干的人在里面，他们会锁上门藏起来，他琢磨着：所以里面不会有不相干的人。要是有人，就应该是……妈妈。他又朝里看去……

没有人，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原处——除了门是开着的。这正是最最不应该有的事情。

走回院子，查理小心地把身后的门轻轻带上。现在看上去至少是正常的了——就在你回家准备和父母亲一起吃晚饭的时候，看见的是一所没有灯光、没有人迹、锁上门的空房子。

查理感觉脚踝有个毛茸茸的东西在蹭啊蹭，低头一看，原来是一只从废墟那边跑过来的皮包骨头的大耳朵猫。他弯下腰跟她说话，因为你不可能去抱一只倔强的野猫，他们也不会跟你撒娇。

“嘿，派德拉。”他说。

“她久（走）了。”猫咪闷闷不乐地说。

“去哪儿了？”查理立刻追问。

“不知。”她黄色的瞳孔在昏暗中放大，“从河上久（走）的，是那几个没脑子的看见的。至少他们让河边那些猫注意到了。还没听见什么消息。”

这些野猫总是合不来，所以查理也不在意河边的猫是不是“没脑子”。

“他们是谁？”查理问。

派德拉瞪着他，眼睛一眨也不眨。

“你的妈妈，”她说，“和几个人，”她一跃上了墙，跳到查理够不到的地方，她的尾巴划出一道灰色的弧线，“几个人。”她嘶嘶地说着，消逝在薄暮中。

查理坐在台阶上，心里很难受。为什么他的妈妈会跟那些猫





咪也不认识的人从河上走了呢？

“理顺你的思路。”他告诉自己，“理顺。”但他甚至没有办法，把一个一个独立的事件，像列队一样串联起来思考。在杂乱无章的思绪中，只有两个念头冒了出来：一、他一点儿也不喜欢所发生的事；二、他爸爸应该知道。

他取下书包，当他翻动时，那只小手机亮了起来——明净的青绿色就像夏天的大海。他拿出手机，摁下父亲的电话号码，一个带着帝国口音的电话录音回答：已关机，请以后再试。已关机，请……查理关掉电话，蜷缩在台阶上，他觉得有点冷。

爸爸可能在火车上，所以他的手机没有信号。肯定是。我去车站迎他，可能会在路上碰到。要不然我就等他，他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
在这个令人安慰的想法还没有破灭之前，查理跳了起来，跑到房子前面，穿过庭院，来到街上。有许多人从相反的方向走来——下班回家的人们从车站出来，汇聚成一股人流。他逆着人流走到市场：那些帐篷还撑着，结着彩灯的小摊子在做最后一分钟的生意——招揽疲倦的上班族。几只羊还在喷水池边的羊圈里，它们忧伤的叫声夹在喧闹声中，给这夜色平添了几分凄凉。黑暗中，熟悉的一切都变得怪怪的，他真的不喜欢这样。他害怕碰上酒鬼：他们酒气熏熏，吵吵嚷嚷、蹒跚而行，随时都会突然出现。

在火车站附近，他坐在路灯下黄色的光圈里。人们在他身边来来往往：各种身材、各种年龄的都有，就是没有爸爸。查理不

